

醉琉璃

张廉
著

ZUI · LIULI

愿我来世，得菩提时，身如琉璃，内外明澈，净无瑕秽。



醉琉璃

张廉著

ZUI · LIULI

得菩提时，身如琉璃，内外明澈，净无瑕秽。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醉琉璃/张廉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 - 7 - 5104 - 0208 - 1

I. 醉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34254 号

醉琉璃

作者/张廉

责任编辑/吕晖 董晓琼

特约编辑/秦瑶 周钰

封面设计/遥遥

出版发行/新世界出版社

地址/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/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/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址/<http://www.nwp.cn>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(英文)

版权部电话/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/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/710 × 1000 1/16

印张/15

字数/206 千字

版次/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/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/978 - 7 - 5104 - 0208 - 1

定价/24.8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						引				
						第一章 梦醒是良井处				
						第二章 东王孤星夜				
						第三章 影宫慕容凌				
						第四章 入宫护玉妃				
						第五章 石林姻缘会				
						第六章 平地起波澜				
						第七章 莺飞又燕舞				
第八章	搭档虚子墨	63	55	47	39	29	21	11	2	1

第九章	验尸断真凶
第十章	凶手竟是她
第十一章	怅然宫墙内
第十二章	缘起溪上亭
第十三章	入宫探旧人
第十四章	托卿保江山
第十五章	影宫家人情
第十六章	子墨是何人

141

132

122

113

104

95

83

73

80

目 录

CONTENTS

第十五章	逍遥天地间	230	第十七章	身世恍如梦	151
第十四章	郎君今何在	222	第十八章	再度入红墙	159
第十三章	雷雨硝烟起	212	第十九章	医者父母心	168
第十一章	投壶赢佳人	192	第二十章	棋盘定江山	177
第十二章	龙船夜月谈	203			

引

愿我来世，得菩提时，身如琉璃，内外明澈，净无瑕秽……

——《法华经·普贤萨行法品》

伊有佳人，

心如琉璃净如玉。

幽幽情怀，

绵绵如丝雨。

琉璃之心，

明澈似仙露。

谁人主，

入眼迷雾，

醉卧花深处。

“如果我的灵魂又迷路了，你会来找我吗？”

“不，我会在那个山谷一直，一直等你，你一定要回来……”

第一章 | 梦醒是异处

Mengxingshiyichu

002

无边无垠的夜幕中，星月绽放着冷冷的光辉。清冷苍白的月光洒落在这片山顶的草坪上，给原本翠绿的草儿打上了一层银霜，山风吹过，掀起一阵又一阵银涛白浪。

一卷细碎的白色花瓣被山风无情地从一棵杏树上扯下，在草坪上打了个卷，从慕容凌扬起的裙摆下飘过。紧接着，又是一阵狂风，将那花瓣从地上猛地掀起，飞向那暗沉的天际。

站立在风中的慕容凌，长发被风吹乱，视线随那破碎的花瓣而去。一滴闪烁着月光的眼泪，从慕容凌的眼角轻轻滑落。她伸出略显清瘦的手，狠狠地擦去。

她紧咬着颤抖的双唇，似乎在为不让眼泪掉落而努力。沉静的脸上透着冬梅一般的坚韧，她不值得为那个男人落泪。是的，那个男人，不值得落泪……

“混蛋——”她对着天际那些嘲笑她的星辰大喊，“你这个脚踩两只船的混蛋——幸好我发现得早……幸好我发现得早……幸好我……”最后的话语消失在慕容凌那已经泣不成声的哭泣中，她还是哭了……

“沙……沙……”草浪在慕容凌的裙摆下翻滚，月霜满地，慕容凌如站在雪地之上。

渐渐地，哭声随风而去，周围又恢复了宁静。月光投落在慕容凌的身上，勾勒出银白的轮廓，从慕容凌身上散发出的清清冷冷，竟似挺立在月下。

的傲梅。

在慕容凌的身后，是一架天文望远镜和一张折叠躺椅，在躺椅的脚下，有一个装满罐装啤酒的塑料袋。塑料袋被风拍打，发出“啪啪啪”如同掌声的声响，如同在为慕容凌叫好。

慕容凌缓缓转身，唇角扯出一抹鄙夷的笑。然后将自己扔入那张折叠躺椅上，随手拿起了一罐啤酒，食指勾起拉环，“啪”，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山顶响起，淡淡的啤酒味随风而散。

她是在这里观望星辰时结识的他，现在她要在这里彻底将他忘记。一切从这里开始，就让一切在这里结束……

仰望星空，慕容凌轻笑，双手垂落，空空的啤酒罐掉落，随风翻滚了几圈，和另外四个空易拉罐一样，散落在慕容凌的周围，五个易拉罐倒成了五角之形，而慕容凌和她那天文望远镜正在当中。

金星，象征爱情……

水星，象征智慧……

土星，象征时间……

火星，象征战斗……

木星象征什么？慕容凌已记不清，她被酒熏染的双眸里，一片迷离。情是什么？爱是什么？到最后不过是又一场空梦，一个浪漫的童话。而梦终将醒来，童话也只是童话。

山风吹入她的胸口，如有雪花飘落，落在她的心口，慢慢化开。有什么成了慕容凌心口那凉意的源泉，她提起了发凉的根源，是那个奇特的琉璃坠子。或许是一见钟情，或许是慕容凌为了给自己刚刚失恋做一个安慰，她在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买了它。

坠子琉璃制成，清澈可爱。琉璃坠子形似尖锥，有四个棱面，这样的琉璃饰物很少见，因为加工起来相当困难。在那四个面上分别雕刻着古代的四种神兽：青龙，白虎，朱雀和玄武。坠子的顶端是一对展开的翅膀，翅膀的

尖端微微内弯，就像一只展翅的雄鹰。

轻捻琉璃坠，慕容凌细细观瞧，这个工艺很特别，她从未见过。琉璃坠上，四兽栩栩如生，不像是刻上，而像是将四神兽囚于坠中，转动之时，立体感更为明显。

细看了一番，慕容凌将链子随手挂在了天文望远镜尾端。链子随风摇摆，在朦胧的月光下闪烁着一抹又一抹的七彩的光晕。慕容凌的视线随那晃动的琉璃坠子而移动，缓缓地，她闭上了眼睛，她要忘记这段感情，重新开始。

天文望远镜成了摆设，如果此刻慕容凌注意星空而不是那个琉璃坠，那她将看到百年难遇的奇观：五星连珠。

人生，总是在错过和碰巧中前进。未来将是如何，谁人能知？或许在下一刻，命运将会彻底地逆转。

“叮——”

那是什么声音？清澈如泉，余音似风，轻轻柔柔，连绵不去。

“叮——”

那又是什么？迷离的光晕，七彩的霞光，似是一个琉璃之铃，却又不是，晶莹通透，无心自鸣，如梦似幻。

“叮——”

慕容凌缓缓睁眼，眼前是一片混沌般的暗沉，就像是经过漫长的时空旅行，空间扭曲旋转。阴冷的空气侵入她的鼻息，顺着她的气管，直入心脾，如同冰霜沁染。而这冰凉的空气中，夹杂着一丝血腥，那血腥的味道随着她视线的清晰而渐渐变得浓郁。

一片白光瞬即袭来，周围的景物旋即映入她的眼帘。那一刻，慕容凌惊愕得瞪大了眼睛，就在她的眼前，站着一个古装男子。突然出现的奇怪而陌生的景象和古装男子让慕容凌的大脑瞬即停摆，就如同风暴忽然袭来，将她封冻。她无法做出任何思想上和行为上的反应。

古装男子的面容似因痛苦而收紧，肤色是失血般的苍白，但依旧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英俊不凡的男子，他紧拧的浓眉下是一双带着凛冽杀气的眼睛。在接触到那充满杀气的目光时，慕容凌浑身一颤，不禁被那视线逼退，后退间，慕容凌发现自己手中竟赫然握着一柄闪烁着寒光的利剑。

慕容凌愕然，大脑从僵硬转为惊骇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，为什么会拿着剑？面前的男人又是谁？这里又是哪里？

一大堆的问题卷成了毛线团，将慕容凌所有的思路堵塞，她只有呆滞地看着手中的剑。她的目光顺着剑身向前，发现利剑的另一端在那男子手中，他紧紧握着，阻止利剑刺入他的胸膛。

震惊之间，慕容凌骇然放手，那雪花银剑的雕花剑柄在风中轻轻颤抖，从男子手心而来的鲜血顺着银白的剑身缓缓爬行，最后汇聚成一点，滴落。

“怎，怎么回事？”终于，慕容凌从喉咙里发出了声音，语言功能的恢复代表着慕容凌的大脑开始渐渐恢复工作，正从僵化中苏醒。

视野之内，是一间古色古香的房间，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香味，但那香味却依然掩盖不住那刺鼻的血腥，慕容凌怔然呆立，屋内桌椅凌乱，地上躺着数人。角落里，是几个抱头颤抖的女人，那些女人的脸上带着彩色羽毛的面具，她们只穿着一件轻纱，袒胸露背。

心跳猛然加速，慕容凌无法判断面前的景象究竟是现实，还是梦境。她无法保持以往的冷静，因为面前匪夷所思的景象，和那些躺在地上的人都让她无法冷静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！难道是做梦！”慕容凌惊慌失措，下意识地捂唇后退，浑然不觉自己也和那些女人一样装扮，孔雀毛的面具遮住她上半张容颜。

轻纱薄衣，曼妙的身材在那红色的薄纱下若隐若现，而此刻，惊骇又让她的身体如同秋风中的落叶，在轻纱下轻轻颤抖。

慕容凌抬眸，眼前是那古装男子，那男子的神情似是陷入疑惑，在看见那男子左手的伤时，慕容凌慌忙上前：“你，你没事吧，你受伤了，要不要

紧？”

那男子目光瞬即变得凌厉，甩起了手中的剑，寒光划过，剑在空中翻滚一周，那雕花的剑柄落在男人手中，而剑尖已经直指慕容凌的咽喉。

“啊！”慕容凌立时高举双手，此刻她已经来不及去想眼前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，她只知道面前这个男子更加危险，并且威胁着她的生命。

“我，我，我没有恶意，我，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，我，我到底在哪里？”

慕容凌慌乱的神情让那男子更加疑惑，可是，那丝疑惑只是瞬间滑过男子的双眸，很快，他的目光恢复冷然和锐利，而手中的剑也自始至终没有放开。

慌乱让慕容凌茫然无措，她无法理解眼前的事情，更无法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解释面前的景象。整个过程，可以用匪夷所思来解释。她前一刻还在山顶睡觉，可下一刻睁开眼，却看见了这个古装的男子和这一屋子奇怪的人。

目光最终还是落到了那男子的手上，因为他手中的剑对慕容凌来说，才是眼前最大的危险。她无法恢复镇定，无法理清思绪，但求生是每个人的本能。

男子的伤口再次映入慕容凌的眼帘，瞳仁收缩了一下，她脱口便道：“你受伤了，应该及时处理，以防细菌感染……”本性使然，让慕容凌再次提醒面前的男子，他的伤口正流血不止。

“细菌感染？”男子似是听到了一个异常新鲜的词语，眼中戒备更深，“难道是一种毒？”

慕容凌脑中嗡一片鸣响，一个线头从那片混乱的毛线团里冒了出来，她该不是穿越了吧！然而，依旧无法相信这个结果的慕容凌，不死心地看向周围，没看见摄影剧组，更无隐藏的摄像头或是话筒，唯一夺目的，却是窗外那轮异常刺眼的明月。

收回目光，慕容凌稍稍恢复了平静，视线还是落在那男子身上，因为除了这个男子，慕容凌不知应该看向何方，面前的男子身穿一件紫云滚边的紫色长袍，挺拔如松。

“哼。”男子发出一声冷笑，锐利的眸光中带着一丝讥讽，慕容凌再次触到了那男子阴冷的目光，他的声音同样阴沉，“你要杀我却来关心我是不是受伤？真是讽刺。”

“杀你？”慕容凌惊呼，急急解释，“我不认识你为何要杀你？我都不知道，那不是我，这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！我真的什么都……”

“你不知道！”男子冷声打断慕容凌，剑尖扫过周围，带着慕容凌的视线扫过地上躺着的人，再次落在慕容凌的心口，“这些人都是你打晕的，你果然好本事！”

“打晕！”慕容凌一惊，暗道：还好不是杀死，不知不觉，一丝安心浮上她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。而她安心的表情紫衣男子并未看见，因为慕容凌的神情全部被那个面具遮挡。

忽然，男子眸中闪出一道锐光，他牢牢盯着慕容凌脸上遮住容颜的面具：“让我看看你到底是谁！”陡然，男子持剑往上一挑，剑光在房内划出一道漂亮的光弧，划灭了屋内的烛火，星光从窗口洒入，昏暗中，那艳丽的面具如同断翅的蝴蝶，翩翩坠落。

惊讶只是一瞬间划过男子的双眸，他唇角扬起，宛如早已知道一般冷冷而笑，那抹冷笑渐渐在男子俊美的脸上化开，一道月光忽然破窗而入，洒在紫衣男子的身上，立时，男子充满了神秘和邪气。

“是你！”

“我……”慕容凌轻喃，脑中依然茫然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努力寻找答案，脑间却是越来越混沌。忽地，一片黑暗袭来，慕容凌无力倒地，朦胧的视线中，隐隐看见窗外的那方夜空中，有五颗星星神奇地连成一线。

“金星启明，其帝少皞，其佐蓐收，执矩而治秋，其神为太白，其兽为白

虎……”

“木星为岁，其兽青龙，指汝方向……”

“金星太白，其兽白虎，给汝速度……”

“火星荧惑，其兽朱雀，赐汝能量……”

“水星为辰，其兽玄武，控汝时间……”

“土星为镇，其兽黄龙，统揽轮盘……”

那声音如同咒语，一遍又一遍在慕容凌脑海回荡。

“愿我来世，得菩提时，身如琉璃，内外明澈，净无瑕秽……”

慕容凌缓缓睁眼，入眼一片迷雾。

没有天空，没有云，没有风，没有任何东西，只有随她而动的流转在她身边的薄雾。她茫然四顾，见无人时，双眉微蹙，蜷身而坐，形如枯树。将脸埋入双膝，自己是死了吗？可是，为什么？这样的结局她不能接受，很不甘心自己就这么死了。

“没想到结局会是如此……”

“谁？”慕容凌惊起，旋身四顾，可四周只有那迷茫薄雾。

“我。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“看下面。”

“下面？”慕容凌低头，虽然四处都是迷雾，脚下却是清澈的池水。

池水！慕容凌一惊，自己竟然站于水上，吃惊之余，她却笑了，是凄然的苦笑，这种景象，怕只有死后方能遇到。

稍稍接受自己已死的事实，慕容凌蹲下身用手指轻触水面，立时，一层淡淡的水晕从她的指下荡漾四散，很奇妙的梦幻的感觉。

水晕中，映出了一张陌生的女人的脸，明眸皓齿，眉似远山，绢丝长发如同玄墨。

“谁？”

“慕容凌。”那女子表情淡如水。

慕容凌一惊：“和我一样……”

“只怕生辰也一样。”女子伸出了手，“把手拿来。”慕容凌伸手，两人掌心相对，立时，无数影像划过慕容凌眼前。

影宫，四神兽，空间法阵，琉璃之心……

“来不及了。”那女子收回了手，眼睑微垂，“你要好好活着，完成属于你的使命，也是为了我……”

“喂！”慕容凌急于伸手，水面却如镜，无法深入。女人渐渐消散，只留下了慕容凌一个淡淡的微笑。

究竟，发生了什么？

纷乱的影像如同录像倒带，混乱而急速，五彩的锦衣，晶莹的白玉酒杯，有什么声音，从远处而来，是嬉闹声。

“哟，大爷 ~~”

“美人 ~~~”

一阵猛烈的大风，吹散了那片迷雾，一座精致的青楼呈现在慕容凌的眼前，回廊之上，莺莺燕燕，一队舞女打打闹闹，嘻嘻哈哈，她们的脸上，都戴着艳丽的羽毛面具，身上穿着各色的轻纱薄衣。

“小雪，你怎么才来？王爷来了，快呀快呀。”

慕容凌茫然而立，那女子是在与她说话，耳边传来一声宛如清泉的声音：“好的。”一个人，从慕容凌的身体里，剥离而出，随那队青楼女子而去，那个女子也与她们一样，戴着孔雀毛的面具，穿着微微透明的裙衫。

四周景物斗转星移，慕容凌已经身处一间厢房之中，慕容凌认出这是她初来时看到的那间厢房。

窗棱镂空雕花，房梁描画雕绘，红漆木的家具，圆桌上香炉生紫烟。人影缭乱，桌边已经坐满了人，他们的面容很是模糊，却有一人相当清晰，是那个将慕容凌擒获的男子，他此刻正左拥右抱，尽享温柔乡。

他的身边坐着一个与他眉目相似的男子，那名男子年纪稍长，二十七

八岁，有两撇性感的小胡子，他带着醉态，连连输酒：“夜弟，皇兄我今日不行了。”

“你少来，是想跟姑娘亲热就直说。”他眯眼而笑，风流不羁，似是放荡的花花公子。

“是啊是啊，齐王就是想姑娘了，哈哈哈，就让老夫来安排。”这次说话的又是一个中年男子，一双眼睛异常狡黠。

中年男子扶走了那醉酒的男子，厢房里，只剩下了那年轻俊美、风流不羁的男子，他看着那些舞娘色眼迷离，邪魅而笑。

忽地，其中一名女子陡然朝他跃来，手中，是一把森然的软剑，立时，那男子摔杯而起，一改之前的不羁与放浪，星辰般的眸子精光绽放，杀气陡起！

第二章 | 东王孤星夜

Dongwangguxingye

一阵剧烈的涨痛突然从脑间袭来，慕容凌发出一声痛苦的长呼：“啊——”她捧着自己的脑袋从这漫长的梦境中，痛醒。一股潮湿的霉变的气味立时扑鼻而来，慕容凌挣扎着睁眼，视线模糊，四周昏暗。

她甩了甩头，脑中似有人说话，声音不断，影像不断，纷乱无章。空气透着凉，慕容凌下意识蜷缩起了身体，渐渐清晰的视线里出现了一堆麦秆。暗沉潮湿的地面上铺满了干草。

慕容凌微惊，费力撑起身体，却带起了一阵镣铐的叮当声，慕容凌愕然，望向双手，沉重的镣铐，冰凉刺骨。她慌张环顾，竟是牢房。

慕容凌目瞪口呆。
“怎么回事？莫不是做梦？慕容凌带着一丝希望拍向自己的脸。”“啪！”慕容凌拍打自己的脸颊，疼得她皱眉，很痛。是真的，一切都是真的。那梦境，是那个女人的回忆，那一切的一切，都是真的！

“啊！”慕容凌倒抽冷气，心跳加速。
“不会的，不可能！”更多的记忆如同蛛丝从大脑的深处钻出，慕容凌捂住了脑袋，很痛，很乱，就像有人往她的脑袋里拼命地拼命地塞入她抗拒的、不要的东西。

她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了？现在又是什么状况？她看向自己的身体，